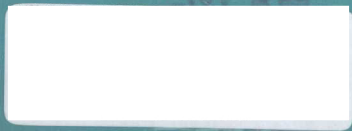




走读 亚细安

——境外田野工作11地

陈恒汉◎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华侨大学国家社科培育计划 (JB-SK1142) 成果之一

福建省侨办科研项目“东南亚华裔新生代的文化认同研究”成果之一



走读亚细安

——境外田野工作11地

陈恒汉◎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读亚细安：境外田野工作 11 地 / 陈恒汉著. —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 6
ISBN 978 - 7 - 5171 - 1324 - 9

I. ①走… II. ①陈… III. ①区域文化—研究—东南
亚 IV. ①G133. 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92811 号

责任编辑：周汉飞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100037

电 话：64924853（总编室）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22.25 印张

字 数 360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ISBN 978 - 7 - 5171 - 1324 - 9

序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简称“东盟”(ASEAN), 港台一般称之为“东南亚国家协会”(东协), 而在新马地区, 则通行把英语的缩写 ASEAN 音译为“亚细安”, 也有将其称作“东南亚合作组织”而简称“东合”。在海外华文的语境中, “亚细安”是一个比较艺术化的概念, 例如“亚细安华文文艺营”, 就是新加坡文艺协会于 1988 年倡导创设的, 本书命名中“亚细安”就是出于此意, 是一个文化圈的概念。

2010—2011 年间, 笔者利用国家留学基金公派出国的机会, 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进行访学和研究交流, 并以此为据点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越南、老挝等东盟国家开展一系列田野工作 (Fieldwork), 实地考察相关国家的语言文化, 期间也走访港、澳、台等地, 为期一年, 踏足 11 地, 它们环绕着南中国海, 从地理空间和历史文化角度看, 同属于本书“南洋文化圈”的界定。

作为人类学的一种典型方法体系, 田野工作也是语言文化研究的基本手段, 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进行“以小见大”的社区研究。一个单点的研究对于整体文化生态结构的把握会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例如新加坡就是“南洋圈”文化的一个很好的观察点。当然, 对于同质型的社会而言, 它的作用尤为突出, 但对于多语多文化的社会来说, 小型的点式研究有时候并不具备足够的代表性和说服力, 只有把“田野”指向置于更广阔的范畴, 才能产生更具解释力的客观而全面的研究结论。因此, 除了新加坡, 我还把眼光投向整个东南亚, 把足迹印在东盟各国这片广阔的“田野”。

实际上, 进入东盟的“田野”之前我也没有什么研究假设, 初衷只是通过身临其境的浸入式体验, 融入当地的语言生活, 观察在地的 (Local) 文

化生态，收集特定的数据与零碎的语料，并进行初步分析和归纳，然后推而广之，在更大范围的推理、验证，从现象到过程往复循环，逐步达到对学术论点的概括与提炼。当然，每一段田野之旅总是或多或少有点目的性，也总是带着一定的问题意识，否则田野行走就成了一只没有触角在到处乱爬乱撞的蚂蚁。我往往是在各种资料和书籍的查阅中完成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了解，对一些语言文化现象及其成因有了这样那样的假设，然后我必须亲自到实地去寻找答案，并将某些问题和想法证实或证伪，整个过程中做到力求客观，避免片面的“想当然”，因为预设和猜想并不代表着研究结论，而诸如具体的语言使用态度、文化取向、语码混杂等，更是需要有针对性地搜集材料，进一步在田野工作中加以条理化、具体化、清晰化。

基于这样的作业方式，我有时候会把自己的“田野”经历当成写作的焦点和阐述的对象，这本身也是学术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环。早期所谓的“摇椅人类学家”，就是指那些在火炉边的摇椅上“纸上谈兵”的学者，他们依赖的往往只是那些搬来搬去的二、三手的海员传闻，或者是讹误甚多，充满偏见的旅行记录和传教士日记，通过这些去想象遥远的奇风异俗。法国人老尼克的《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是我读过的比较有意思的书，虽然只是旅行书信集，但充满了思考的“学术味”，应该是一种田野记录的雏形。1950年代出版的《忧郁的热带》算是田野调查的一本杰作，记录了作者列维·斯特劳斯年轻时亲访亚马逊河流域与巴西高地森林，在丛林深处几个原始部落寻找最基本形态的人类社会的经历，作者身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研究的题目听起来都很涩复杂：无意识结构、超级理性主义、二元对立关系等等，但是该书记录了他在几个原始部落里历险时那些情趣盎然，寓意深远的思考与生活体验。这种基于“田野”的学术作品，比感性的文学名著还要优美，比理性的哲学思考还要深远。

除了以整本书形式的反省式的“田野”著作，欧美学界也出版了不少记述、讨论田野工作的文章合集，用在课堂教学时更是深受学生的欢迎。在两岸四地中文学界，以田野工作为招牌的文化语言学著作还较为缺乏，大陆学界对“田野”的书写更为少见，这也是我在写作过程里不断提醒自己不能遗漏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作为作者不能一直“客观”地躲在幕后，而应适时出现，袒露自己的研究心得和“田野”情怀，我希望自己的工作也能建立在希望的“田野”上，正在完成的书也能散发一些“田野”的芬芳。

诚然，东南亚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知名的景点，服务比较周到，各方面的确较为成熟，但那些普通自然的大街小巷，乃至荒芜原始的老城乡村，往往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面目。只有深入当地的生活，才能进入更辽远开阔的境地，记录的东西才能栩栩如生，真切实在。我就是这样把行走考察和资料搜集的工作相结合，自觉受益匪浅。例如，问路也可以采集一些生动（Vivid）的英语语料，读报可以知晓域外华文变异，造访的海外华社里珍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档案，听人家口音和语码转换可以猜测其语言使用，闲谈中价值取向和文化态度更是昭然若揭，尤其是针对自己重点研究的英文变体，我有了更直观的印证——新加坡英语烧成灰都听得出；把“Other”说成“阿拉”的一般来自缅甸；口音听起来有点“乳臭未干”之感觉的则是泰国的；菲律宾人、马来人说英语又是另一种“含混”的风景；印度英语则散发着浓浓的“咖喱”味……

田野书写的背后，是为了更真实地呈现异地的原生态，更好地了解境外的语言变异和文化流播，我也借此得以补上一堂青春年代就该有的关于“远行”的课。我知道多年以后当热风浓浓的南洋映像渐渐褪去，那些日子的颜色也会在我的脑海里慢慢变淡，但顺着文字结成的绳索，我仍然可以一次次地捞起那些走过的路和沉淀的足迹。在记忆的回放中，研究所的咖啡，学术会的陈述，受访者的神态，发音人的参与，那些如获至宝的资料素材，那些五颜六色的美景美食，那些充满异域魅力的人和事，还能一次次地向我走来，让我依然看得见赤道上空湛蓝的天顶，听得见热带午后暴雨的滂沱，而那些高昂或低落的表情，璀璨或黯淡的心声，也依然能够历历在目，声声入耳。

陈恒汉

2011年1月于狮城

目 录

| | | |
|---|---------|-----|
| 一 | 星洲访学录 | 1 |
| | 东文西语南北风 | 3 |
| | 走遍狮城 | 10 |
| | 一年,一天 | 20 |
| | 最后的中峇鲁 | 29 |
| 二 | 穿行大马 | 39 |
| | 文化的新山 | 41 |
| | 马六甲访古 | 47 |
| | 吉隆坡的新纪元 | 55 |
| | 怡保甘榜行 | 62 |
| | 读报檳城 | 69 |
| 三 | 把自己扔到爪哇 | 77 |
| | 暴走雅加达 | 79 |
| | 万隆弹唱 | 87 |
| | 风尘日惹中爪哇 | 93 |
| | 三宝壟上行洒水 | 102 |
| | 玛琅的火车 | 109 |
| 四 | 菲岛的印记 | 115 |
| | 机场遐想录 | 117 |

| | |
|-----------------------|------------|
| 马尼拉的一天····· | 123 |
| 岷湾夕照····· | 134 |
| 菲文化趣谈····· | 139 |
| 五 纵横泰国····· | 147 |
| 合艾向北····· | 149 |
| 曼谷往东····· | 155 |
| 五天四夜金三角····· | 162 |
| 清迈故事多····· | 175 |
| 大城小爱····· | 182 |
| 六 尘色高棉····· | 189 |
| 历史不会忘记····· | 191 |
| 诗梳风,马德望····· | 198 |
| 吴哥与洞里萨····· | 207 |
| 边缘人在金边····· | 216 |
| 西努市不眠之夜····· | 223 |
| 七 越南越北火与冰····· | 229 |
| 华夷情结····· | 231 |
| 西贡夜都市····· | 235 |
| 在芽庄,在会安····· | 241 |
| 岷港和顺化····· | 247 |
| 河内的早晨····· | 256 |
| 八 山水老挝····· | 265 |
| 山一程,水一程····· | 267 |
| 从万象到万荣····· | 271 |
| 琅勃拉邦的过客····· | 279 |
| 逆流湄公河····· | 285 |
| 穷游是一种历练····· | 293 |

| | |
|--------------|-----|
| 九 港澳台三地····· | 301 |
| 五都穿梭记····· | 303 |
| 行板如歌环宝岛····· | 317 |
| 又见澳门····· | 329 |
| 香江的游文化····· | 334 |
| 后记····· | 341 |

一

星洲访学录



东文西语南北风

新加坡是东南亚中心区域的一个城市岛国，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南口，南临新加坡海峡，与印尼隔海相望，北与马来西亚以长堤相连，相隔着柔佛海峡。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是世界交通要道的十字路口之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这个小小岛国发展成为东南亚、亚洲乃至全世界举足轻重的商业、运输、通讯及旅游中心。

新加坡俗称狮城，是亚洲最具国际化的“现代城邦”，官方语言包括英语、汉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四种，出于多方面因素的考量，新加坡采用英语作为政府机构以及种族社群之间的主要通行语和教学语，公函、商务往来和其他经济业务性质的书信通常以英语为主。因为新加坡种族多、语言杂，四大族群中，没有一种语言有近半数的他族人懂得，选择任何一族语言做为主要语言，均会引起他族的不满。《新加坡宪法》明定马来语为新加坡的国语，主要考虑到它是新加坡很多原住民所使用的语言，但华人又是新加坡的主要人口，华裔之间的通用语言是华语（即汉语普通话），有超过七成的华人能说，官方使用与中国大陆一致的简体汉字，民间也以简体字为主，经常会出现繁体字与简体字混用的现象，2006年起汉语也可作为政府行政语言，但似乎还不是十分普遍。在实际运用时，尤其是行政、公共和学术等场合，用得最多的还是英语。

这个岛国曾经是个闽南人移民（当地称 Hokkien，即“福建”）为主的社会，民间普遍使用闽南话，后来随着移入华裔的籍贯趋于多样化，50岁以上的华人也有很多通晓粤语、潮州话、海南话、客家话或者福建其他地方方言。自从1980年代由新加坡政府主导的“讲华语运动”之后，新加坡媒

体使用方言受到了诸多限制，导致大部分的年轻人无法有效地使用汉语方言。如今，新加坡有相当多人能使用双语，大多为英语及另一种官方语言，不过在流利程度上有相当大的差异，能理解各官方语言的人口比例分别为英语（80%）、华语（65%）、马来语（17%）及泰米尔语（4%）。由于曾经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新加坡英语也多以英国英语为标准，新加坡式英语（Singlish）则介于标准英语与皮钦语之间，但政府并不鼓励使用新加坡式英语。

这是我此行的目的地新加坡最基本的语言生态，未出国之前我在选择访问机构时还一度犹豫过，毕竟欧、美、澳等地的学府引诱力太大，但我最后还是锁定了 NUS（新加坡国立大学）。因为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地方像新加坡一样，能把如此众多的语言和文化集中在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实在值得深究一番。

二

据马来史籍记载，公元 1150 年左右，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王国王子盘那乘船到达此岛，看见一头黑兽，当地人告知为狮子（Singapura），这就是新加坡得名的由来，原意为梵语“狮城”之谐音，由于当地人的不同母语习惯之影响，也在后期衍生出许多国名称谓，例如“星嘉坡”、“星加坡”、“新架坡”等，过去华侨也把这个地方称为“石辣”、“石叻”、“叻埠”、“石叻埠”和“实叻埠”等，即马来语“海峡”的意思，而两岸三地大中华区、南洋文化圈里更多地把这块狭小却充满活力的地方称为“星洲”、“星岛”或“星架坡”等等。

这里的人群很多样，肤色不同，长相各异，主要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及其他欧亚裔少数民族，不同的族群带着不同的面貌汇聚在这个小岛上，使得新加坡成为一个兼容并包的杂烩式的国家。例如，从服饰上看，有包得跟粽子似地，也有穿得开放暴露，有围着传统的头巾，也有戴着民族的帽子；从说话用语看，英文、中文、马来文、各种方言，五花八门，即便同样说英文，大家共同在同一个城市内生活，说起话来却是各成一体，什么样的腔调都有。

这里的食物很多样，不同民族带着不同的饮食方式和习惯。除了原乡菜色之外，更衍生出许多应当地文化融合而变化的特色菜。华人的主食为米

饭，马来社群、印度人社群则口味偏浓辣，当地常见的家常食物是典型的东南亚风格，包括虾面、叻沙、海南鸡饭、炒粿条、沙嗲、椰浆饭、咖椰烤吐司等等。很多国家的菜式，如日本菜、韩国菜、西餐等也十分普遍。在大的社区附近，往往可以找到咖啡店（Kopidiam，为闽南话“咖啡店”之音）或熟食中心（Food Court），摊商集中经营，价钱经济，也十分注重环境整洁及卫生，故很受市民及游客欢迎。

这里的宗教也很多样，汇集了世界绝大多数宗教。作为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移民社会，新加坡政府确认其为多宗教国，实行宗教自由政策，提倡宗教与族群之间的互相容忍精神，而且经常有着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佛教为新加坡第一大宗教，其他宗教依人口多寡分别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和印度教等等。宗教建筑更是各式各样，许多历史悠久的寺庙已被列为国家古迹。



传统与现代结合的普明寺，把玻璃幕墙融入闽南式建筑风格。

相比于这些多样化，这里的气候倒是比较单一，体现了炎热多雨的特征，许多人都以“常年是夏，一雨成秋”来形容新加坡的天气。根据我整整一年的体会，秋天倒不是所谓的“秋高气爽”，而是有点湿凉。基本上，整年的天气都是高温多雨为主，高温是由于地处热带雨林气候区，赤道边的阳光热辣艳丽，仿佛能够洞穿人的皮肤，射入植物叶片的脉络，而多雨则使得这里的天空仿佛孩子手里的碗，稍稍一动就会洒出水来，在炎热的午后，往往会来一场倾盆大雨，替万物洗个澡，把暑气荡涤一空。雨后的草坪格外的绿，一种微微发亮的新鲜的绿，这种绿常常让人心旷神怡，不能自己，有种想在上面奔跑驰骋的冲动。

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发达国家，新加坡以廉洁的政府、清净的市容、良好的治安为人称道，其高效率和完善的法制更是闻名于世。新加坡的高标准道德管制表现在对日常行为的监督上，政府在很多层面实行严格管治。例如：乱丢垃圾、随地吐痰、公共场所吸烟都是会被处以高额的罚款或强制劳役；禁止口香糖在新加坡境内销售；甚至连使用厕所后未冲水、乱过马路、地铁上喝水或进食都会导致被罚款。因此，人家经常说“Singapore is a fine city”，Fine 这个词本身就有两个解释：一是“美好的、精细的”，二是“罚款、罚金”的意思。用来赞颂的“美好、精致”被解读成“罚款”也未尝不可，用这个词来形容狮城，也可以说恰当好处，一语双关。该国法律之细微、苛刻全球闻名，还拥有可能是全世界最严格的禁毒法律，触犯该等罪行者会全部判处死刑。但严苛的法律带来的是安全的生活环境，这里也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大多数外国人无法理解这些严厉的刑法，一些新加坡人认为，在制止罪案或破坏行为方面，严酷的法律功不可没。

如果不看人，只看建筑、设施、标识，感受这里的环境、秩序等，来到这里基本就像是到了富裕安逸的欧洲。应该说，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发达，它不只是口头说说而已，也不单单存在于抽象的书本和网络，而是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它写在普通民众的表情上，写在绿地的一草一木上，写在大街的广告和施工的工地上，也写在开车的司机和过马路的行人身上，写在社会风气和制度的每一个细微的角落里。

三

何谓“田野”？英文 Fieldwork 直译过来就是“田野工作”，类似的普通话说法是“实地考察”，但台港、新马华人翻译成“田野工作”也未尝不可，而且更为传神。这是人类学学科的典型特征，是指经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者亲自进入某一社区，通过住居体验、观察访谈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田野工作既是一种实地获得文化理解与体验的手段，还包含着一种文化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作为人文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手段，“田野工作”的诞生本身就是一段脍炙人口的传奇，它被学者纳入视野，应该要从波兰人马力诺斯基 (Bronislaw Malinowski) 说起，他为了做短期的调查研究，前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 Trobriand 群岛，而后由于“一战”爆发，被迫留在当地超过两年继续他的研究。他过世后被出版的日记 *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 (1967) 中，袒露了对这种“田野”生活的幽暗情绪，却成了人类学界的一大震撼，大家因缘际会地发现这种实地经验对于异文化的研究助益良多，从而掀起了对“田野”主观经历和互动经验的思考，普遍认为这种工作更有助于研究者对当地文化和社会的认识和诠释。

一般认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周期以一年为标准，如果调查的时间短于一年，就不大可能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的了解。作为研究异文化的田野工作，大多以“生”地作为调查点，尽管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如需较长时间才能进入田野，存在着语言、文化上的沟通障碍等等，但如果一直呆在自己熟悉的文化里，要发现异文化的深层次运行规则，往往是不容易的。因此，“田野工作”后来甚至变成人类学者的成年礼，没有经历超过一年的田野工作，就无法奢谈人类学。

我的专业领域其实不是人类学，但研究对象和南洋的语言文化有关，它时时都在召唤着我内心深处的某个念头，希望能有一段不算太短的时间，从精神到肉体去浸润在那个环境，做一些脚踏实地的“田野工作”，而不是走马观花地捕捉一些浮光掠影。正因为如此，当我获得国家留学基金的项目，我就直接挺进狮城，选择了赤道边这个融合东西文化、南北风尚的国际“小红点”，因为这是观察南洋的最佳窗口，也是我进行写作、开展研究和实地

调查的最佳总部和大本营。

驻扎星洲，纵横南洋，作为研究多语言接触和跨文化交流的理想之地，新加坡是一个非常理想的中间点。对我来说，一年的时间刚好足够，让我得以完成田野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也甚至害怕因为呆太久而变成了一个“新加坡人”，那样也容易犯熟视无睹的错误，想当然地忽略一些重要的东西。尽管对研究对象了如指掌，但我知道自己终究只是一个过客，这种客居的意识使我有了一种把自己的足迹印在这块土地的念头，也注定了我只是在这里游荡而已，不会停留太久，不会产生想和它融为一体的渴望。

我已不是年少轻狂，却又不至于圆熟麻木。这时候出来走走，时机再恰当不过了。

四

新加坡的美，只有几天的浮光掠影是无法深入了解的，除了风景优美、环境整洁之外，对来此做“田野工作”的语言文化研究者而言，新加坡最大的卖点就是多民族文化的多元文化魅力，可以让人静静地欣赏、慢慢地体会。

我的工作任务和观察目标也直接指向了语言和文化。在语言方面，除了语言生活和语言生态之外，新加坡的语言政策一直为世界各地的语言学者所看重，这里有两个浩浩荡荡的运动，包括“说好英语运动”、“讲华语运动”等，它们都经历了从语言政策到使用实践的检验，无疑有着丰富的素材可以挖掘，也有众多的现象能够分析。在文化层面，由于这里的民族众多，而且宗教信仰多元化，甚至连日常生活、婚丧嫁娶中的习俗也各不相同。多年的文化交融，使得新加坡人有了参差多样的文化生态，并因为长期的共处而产生共同的习俗禁忌，形成了相对有特色的新加坡文化。

在狮城看南洋，这是一片希望的“田野”，尽管在新加坡是不可能看到哪怕是一小片的田园或庄稼的。有一次我走过新加坡某个地方，发现居然也有铁轨，那是一段破旧的小铁轨，让我顿觉惊喜，后来打听了才知道居然还在通行，这种“田野行走”让我发现很多被遮蔽的东西，它们点点滴滴地渗入当地的语言文化。因此，在我完成对新加坡的走读之后，我还把脚步延伸到马来西亚，我有时会在马来西亚旅行了之后，特地过了一回“瘾”，选择